

# 清代文獻中的水沙連印象

李宜靜\*

## 摘要

清代文獻中的「水沙連」，有泛指幅員遼闊的水沙連廿四社，也有特指今拉魯島的水沙連社。〈番境補遺〉盛讚水沙連山水，但無島名與潭名；《諸羅縣志》稱潭中小島為「水沙浮嶼」；《彰化縣志》說日月潭又稱珠潭、水裏社潭；〈遊水裏社記〉解釋命名日月潭源於「水分丹、碧二色」。清代人士的日月潭印象是：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隱含恐怖的獵首習俗。嶼頂禁忌旨在呈現島名與原住民習俗的變異，潭底傳說則析論漢原衝突轉化成茄苳樹傳說的背景與意義。水沙連茶印象是：山深霧濛的環境造就多元的療效，通商口岸的設立影響茶葉的消長。

**關鍵詞：**水沙連、日月潭、嶼頂禁忌、茄苳樹精傳說、水沙連茶

---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通訊作者）

電子郵件：ycli@knjc.edu.tw

收稿日期：2014.11.17

修改日期：2015.04.09

接受日期：2015.05.27

# Image of Shuishalian in the Literatures of Qing Dynasty

Yi-Ching Li\*

## Abstract

The “Shuishalian” mentioned in the literatures of Qing Dynasty, some refers to 24 shuishalian settlements in the vast territory, some only means the Shuishalian settlement located in current Lalu Island. Qing Dynasty’s “The Aborigines” praised the landscape and beauty of the mountains and waters in Shueishalian, but there is no island and lake names; in “History of Chulo county”, it calls the small island in the lake as “Shuisha floating island”; in “History of Changhua county” says the Sun Moon Lake is also called Pearl Lake or Shuei-Li-She Lake; In “Traveling in Shuei-Li-She” explains the name of Sun Moon Lake is due to the two colors of the lake namely red and green color.. The impression of Sun Moon Lake to people in Qing Dynasty is: fascinating paradise with implied horror head-hunting aboriginal practice. Local taboo aimed at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island names and the changes to aboriginal customs, Legend regarding the bottom of the lake is to analyze the background and meaning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Han people and the aboriginals to the legend of Autumn Maple Tree. The impression to Shuishalian tea is: Deep Mountain and foggy environment creates diverse healing efficacy,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ding ports affects the dynamics to the tea trading market.

**Key Words:** Shueishalian, Sun-Moon Lake, Taboo with the top of the island, Legend of Autumn Maple Tree, Shuishalian Tea

---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Kang-Ni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correspondence author)

## 壹、前言

筆者在研究「玉山傳說」時，看到布農族與鄒族本為兄弟的傳說<sup>1</sup>，從鄒族延伸閱讀，則有把日月潭居民說成是Tsuou(鄒)族，關鍵在於1920年代的論述<sup>2</sup>，因而興起釐清布農、鄒與邵族傳說之想。故在完成〈玉山傳說的原住民〉<sup>3</sup>後，繼以邵族之研究。

近人研究「邵族」的主題相當多元，論述時間從清代迄今依序有：服裝形制、地景意象、眉社古文書、邵族影像、文化創意等<sup>4</sup>。而民間傳說多以故事形態面世<sup>5</sup>，因此，本文擬將主題聚焦於清代邵族的風俗傳說。

水沙連，源自邵語「沙連」(sazum)，水的意思<sup>6</sup>。蔣毓英《臺灣府志》記載木排田：「在諸羅縣水沙連社，四面皆水，中一小洲，其土蕃以大木連排盛土，浮之水上，耕種其中」<sup>7</sup>，文中水沙連社的地理位置即今「日

月潭」。據《諸羅縣志》「山川」記載，水沙連的方向與範圍是：大武郡山之東為南投山、阿拔泉山、竹腳寮山、九十九尖，其下為大吼山、笏莪山，東北而為水沙連內山，山南與玉山接。<sup>8</sup>大武郡山即今八卦山台地，今草屯、南投、竹山、社寮的東北方山區就是「水沙連內山」<sup>9</sup>。可見，清代文獻中的「水沙連」有二種義涵：狹義的水沙連指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水社等邵族部區一帶，廣義的水沙連包括南投縣草屯雙冬山以東、埔里、魚池、水里、集集、鹿谷、竹山等。<sup>10</sup>

〈番境補遺〉讚美水沙連景色是「番社形勝無出其右」，《彰化縣志》說：「珠潭，水沙日月潭也」、「水裏社潭，一名日月潭」<sup>11</sup>，可見「日月潭」之美，清初已是名聞遐邇且有多種異名。文獻中，與日月潭相關的禁忌與傳說有：《諸羅縣志》「水沙浮嶼」條說：「番繞嶼以居，空其頂；頂為屋，則社有火災」<sup>12</sup>，這是日月潭原住民的嶼頂禁忌。《彰化縣志》「水裏社潭」條說「潭底有大茄苳樹」，故老相傳：「巡道吳冒祚討生番骨宗，屢圍莫獲，吳乃相地勢，砍茄苳，骨宗始就擒」，有人說：「骨宗即茄苳樹精」<sup>13</sup>，這是潭底茄苳樹精傳說。此外，《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記載官方圍捕骨宗及其黨羽時，搜出不少頭顱<sup>14</sup>，反映出當地原住民有獵首習俗。

「古蹟」，頁235。

<sup>8</sup>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種》)，頁9。

<sup>9</sup>簡史朗《水沙連眉社古文書研究專輯》(南投市：南投縣政府，2005.9)，頁12。

<sup>10</sup>洪英聖《畫說乾隆臺灣輿圖》(南投市：文建會中部辦公室，1999)，頁104。

<sup>11</sup>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四種》，頁55。周璽《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五六種》)分見：頁21、17。

<sup>12</sup>周鍾瑄《諸羅縣志》「古蹟」，頁285。

<sup>13</sup>周璽《彰化縣志》「山川」，頁17-18。

<sup>14</sup>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七四種》)，頁477。

<sup>1</sup> Lamungan 有兩兄弟，哥哥名叫 Bukun，弟弟名叫 Tapang，後來，弟弟負氣西行，成為鄒族達邦大社(Tapang)的始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前篇》(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2008.5)，報導人 Ibahu 社 Aziman Takistalan 與 Takistibanan，頁24。

<sup>2</sup> 陳繼堯〈「邵族」與「鄒族」：日治時期對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知識建構〉(《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四期，2005.11)，頁228。

<sup>3</sup> 李宜靜〈玉山傳說的原住民〉(《康寧學報》第十六期，2014.6)。

<sup>4</sup> 李昭鈺〈邵族服裝之形制溯源研究〉(成大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6)、歐純純〈臺灣古典詩中南投地景意象深析〉(《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刊》第十期，2011.1)、簡史朗《水沙連眉社古文書研究專輯》(南投市：南投縣政府，2005.9)、許功明、李昭鈺〈「土地遷移」、「獨木番舟」、「番家杵聲」：日月潭邵族影像(1945)部落觀點之主題敘事〉(《原住民自然人文期刊》創刊號，2009.09)、林勤敏〈日月潭邵族文化商品創意設計研究——以貓頭鷹傳說故事為例〉(《建國科大社會人文期刊》第三十卷第二期，2011.7)。

<sup>5</sup> 簡史朗《日月潭的長髮精怪》(臺北市：新自然主義，2002)、達西烏拉彎·畢馬《邵族神話與傳說》(臺中市：晨星出版公司，2003)。

<sup>6</sup> 簡史朗《日月潭的長髮精怪》(臺北市：新自然主義，2002)，「邵族部落名詞釋義」，頁97。

<sup>7</sup> 蔣毓英《臺灣府志》(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5)

清初，《諸羅縣志》將水沙連茶列在「物產志、貨之屬」，即茶在當時已列為經濟作物，同書「外紀」記載此茶具有「卻暑消脹」<sup>15</sup>的功能；中葉，《小琉球漫誌》更說「凡客福州會城者，會城人即討水沙連茶，以能療赤白痢如神也」<sup>16</sup>，可見其療效備受海外肯定。晚清，《東瀛識略》說臺北居民多以茶為業，「無齒及水沙連者矣」<sup>17</sup>，這段有異於前人的觀察，反映出水沙連茶產銷的消長。

清代文獻記載水沙連始於日月潭與水沙連社，次及廣義的水沙連內山，因此結構安排依序為：先述日月潭景觀之印象，次論當地原住民的嶼頂禁忌與潭底茄苳樹精傳說，末析水沙連茶的療效傳說與興衰。

## 貳、日月潭景觀之印象

日月潭是臺灣名聞遐邇的名勝，《臺灣舊地名之沿革》解釋命名緣由：

光華島（珠子嶼）之北，昔稱「前潭」，以其形圓謂之「日潭」；島之南昔稱「後潭」，以其形弧狀，謂之「月潭」，合稱之「日月潭」。<sup>18</sup>

此條解釋取名「日月潭」源於「潭形」：圓形謂之「日潭」，弧形謂之「月潭」。但在清代文獻中，日月潭的潭名有時間上的變化，命名原因也與上述不同。

康熙三十六年(1697)，〈番境補遺〉「水沙廉」條說：「其地四面高山，中為大湖，湖中復起一山，……，番社形勝無出其

右」<sup>19</sup>，文中無潭名與島名，而美景則備受肯定。二十年後，《諸羅縣志》「形勝」將「水沙浮嶼」列為六景之一，但無潭名。道光十年(1830)，《彰化縣志》「珠潭」條說：「珠潭，沙連日月潭也」，同書「山川」則說：「水裏社潭，一名日月潭」<sup>20</sup>。為何命名「日月潭」？道光三年(1823)，〈遊水裏社記〉的記載是：「水分丹、碧二色，故名日月潭」<sup>21</sup>；道光二十七年(1847)，劉韻珂的奏摺說日月潭：「橫半之水色，紅綠平分」<sup>22</sup>；同治年間，《臺灣府輿圖纂要》也說日月潭「水色紅綠平分」<sup>23</sup>。

可見，日月潭在清康熙年間尚無潭名，此後才有珠潭、水裏社潭等名，而命名「日月潭」則源於「水色」，而非「潭形」。

### 一、從木排田到稻倉

清代臺灣首任知府蔣毓英《臺灣府志》已提及水沙連社的農田。康熙五、六十年間，官、私文獻各有異同，摘錄如下：

木排田：在諸羅縣水沙連社，四面皆水，中一小洲，其土蕃以大木連排盛土，浮之水上，耕種其中，若欲他適，竝田扯去。（蔣毓英《臺灣府志》）

岸草蔓延，繞岸架木浮水上，藉草承土以種稻，謂之浮田。（《諸羅縣志》）

嶼無田，岸多蔓草。番取竹木結為桴，架水

<sup>19</sup>郁永河《裨海紀遊》，頁55。「水沙廉」，清代文獻多用「水沙連」。

<sup>20</sup>周璽《彰化縣志》「珠潭」，頁21；「山川」，頁17。

<sup>21</sup>收入鄧傳安《蠡測彙鈔》（《臺灣文獻叢刊第九種》），頁33。鄧氏遊潭時間乃據同書〈水沙連紀程〉：「遂於明日回輿，為水裏社之遊。是歲道光三年」，頁6。

<sup>22</sup>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閩浙總督劉韻珂奏報履勘水沙連六社番地體察各社番情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第七輯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臺灣原住民史料》（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10），頁533。

<sup>23</sup>〈紀埔裏社〉，《臺灣府輿圖纂要》（《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八一》），頁70。

<sup>15</sup>周鍾瑄《諸羅縣志》，頁295；文中「卻『署』消脹」，應「暑」。

<sup>16</sup>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臺灣文獻叢刊第三種》）「水沙連茶」條，頁54。

<sup>17</sup>丁紹儀《東瀛識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二種》），頁63。

<sup>18</sup>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 第二冊（下）》（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3），頁525。

上，藉草承土以耕，遂種禾稻，謂之浮田。  
(藍鼎元〈紀水沙連〉)

土乘水上作浮田，竹木交加草蔓延；最是此  
閒勤稼穡，能同輸賦足豐年。(黃叔瓚〈水  
沙連社〉三首之一)<sup>24</sup>

這四篇詩文的共同點為：水沙連社的「田」是在潭中，以木承土而成。不同處有二：一是名稱，蔣毓英《臺灣府志》稱「木排田」，其餘三篇皆稱「浮田」；二是結構，《臺灣府志》記載此田「以大木連排盛土」，《諸羅縣志》說木上「藉草承土」，反映出具有肥沃土壤的概念；〈紀水沙連〉觀察到浮田是將竹木結為木筏，結構上比「以大木連排」更為堅固；〈水沙連社〉詩稱讚居民「勤稼穡」，因此「足豐年」，頗能與〈番境補遺〉「水沙廉」條說：「能勤稼穡，人皆饒裕」<sup>25</sup>呼應。

康熙年間有關農田的文獻，反映出水沙連社眾與水爭地的智慧與勤耕，因而享有豐饒的生活。乾隆五十三年開屯，此時，水裏、埔里二社尚各有屯田、番自耕田百餘甲。<sup>26</sup>不過，嘉慶十九年，發生「郭百年事件」，二十四社自是大衰。<sup>27</sup>如道光三年（1823），鄧

<sup>24</sup>蔣毓英《臺灣府志》「古蹟」，頁 235。周鍾瑄《諸羅縣志》「古蹟」，頁 285。藍鼎元〈紀水沙連〉，收入《東征集》（《臺灣文獻叢刊第十二種》），頁 86。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頁 124。

<sup>25</sup>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56。

<sup>26</sup>（《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八一》，約同治年間，1862-1874）埔裏社紀略，收入姚瑩《東槎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七種》），頁 34。

<sup>27</sup>「郭百年事件」始末：嘉慶十九年，水沙連隘丁首黃林旺，結郭百年等，假已故生番通事赴府言，積欠番餉，番食無資，請將祖遺水裏、埔裏二社埔地給漢人佃耕。二十年春，郭百年擁眾入山，由社仔侵入水裏社、沈鹿社。又率民壯佃丁千餘人至埔裏社，黃旗大書開墾。社番不服，相持月餘，乘其無備，大肆焚殺，得器物無數。二十一年冬，彰化縣令吳性誠驅逐眾佃出山；二十二年六月，予郭百年以枷杖，其餘宥之。水、埔二社耕佃盡撤。生番始各歸社。集集、烏溪二口，各立禁碑。然二十四社自是大衰。姚瑩《東

傳安〈遊水裏社記〉提及浮田，即可看出今昔之變：

鹿洲所云：番黎繞嶼為屋以居、架竹木水上藉草承土為浮田以耕者，府志亦載之，今皆不見；但見度木水中，傍嶼結寮為倉，以方箱貯稻而已。<sup>28</sup>

「鹿洲」是藍鼎元外號，此條先引其文，再說「今皆不見」，即島上已無住家，也反映出「浮田」印象的變化——清初，不論稱為「木排田」或「浮田」，皆是日月潭原住民與水爭地的「稻田」，但至中葉，這種農田已不復可見，取而代之的是貯稻的倉庫。

最後，藉此補述日治初期《日月潭》中，日本人對邵族的印象不是農田、穀倉，而是收割後的舂杵傳統：

自古以來，邵族習慣在屋內地板鋪一塊石板，用以代替臼來舂搗粟米。舂搗粟米是女人的工作，五、六位婦女站在石板周圍，各自手持六、七尺的長杵（有大小之分），緩急一致，一面擊杵，一面用腳撥弄粟穀，每根杵的聲音皆有不同，聲韻優美彷彿天樂。……她們的後方還有一位妙齡少女，蹲在地上低唱著蕃歌，並與杵手們的動作合一，可說到達出神入化之境界。<sup>29</sup>

舂杵音是由長老領頭，並無年齡或階級的限制，但只有除夕夜才能練習。<sup>30</sup>這種杵音引

槎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七種》），頁 34-35。

<sup>28</sup>收入鄧傳安《蠡測彙鈔》，頁 33-34。鄧傳安，道光元年十一月任北路理番同知，周璽《彰化縣志》，頁 75。

<sup>29</sup>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1919）、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第六冊布農族前篇》（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2008），頁 172。

<sup>30</sup>許功明、李昭鈺〈「土地遷移」、「獨木番舟」、「番家杵聲」：日月潭邵族影像（1945）部落觀點之主題

起日本統治者的注意，於是將其搭配歌與舞，成為吸引遊客前來日月潭觀光的主要表演項目。<sup>31</sup>表演形式與收入狀況是：先舂上杵音，再搭配三首歌與跳一支舞，以日治時期和老蔣的年代生意最好。<sup>32</sup>

清初到中葉，水沙連嶼沿岸景觀從浮田變為稻倉，將穀倉的粟米取出舂杵，本是一系列的農業活動，但在日治初期，卻因杵音美妙發展成杵音表演，則是從樸實的農業活動轉型成娛賓的商業行為。

## 二、世外桃源與獵首習俗

清初，郁永河〈番境補遺〉盛讚水沙連山水是「番社形勝無出其右」<sup>33</sup>，其後不乏讚美之文；中葉，鄧傳安〈遊水裏社記〉描述遊潭時「從舟中望傍嶼之寮，懸觸髑髏纍纍」<sup>34</sup>，則是特殊的日月潭印象。茲依時序分述清代文獻中的水沙連形勝如下。

康熙五十六年（1717），《諸羅縣志》「水沙連嶼」條描述此地景觀與居民的對外交通：

水深多魚，中突一嶼，番繞嶼以居，……，繞岸架木浮水上，藉草承土以種稻，謂之浮田。隔岸欲詣社者，必舉火為號，番划蟒甲以渡。嶼圓淨開爽，青嶂白波，雲水飛動，海外別一洞天也。<sup>35</sup>

居民繞岸架木築田耕種，外人與他們往來的方式是「舉火為號，番划蟒甲以渡」；環潭景

敘事〉（《原住民自然人文期刊》創刊號，2009.09），報導人袁明智，頁 236。

<sup>31</sup>許功明、李昭鈺〈「土地遷移」、「獨木番舟」、「番家杵聲」：日月潭邵族影像（1945）部落觀點之主題敘事〉，頁 234。

<sup>32</sup>許功明、李昭鈺〈「土地遷移」、「獨木番舟」、「番家杵聲」：日月潭邵族影像（1945）部落觀點之主題敘事〉，報導人毛阿菊，頁 237。

<sup>33</sup>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55。

<sup>34</sup>鄧傳安《蠡測彙鈔》，頁 33-34。

<sup>35</sup>周鍾瑄《諸羅縣志》「古蹟」，頁 285。

色是「圓淨開爽，青嶂白波，雲水飛動」，清新靈動，令人神往，因此譽之為「海外別一洞天」。

康熙六十一年（1722），藍鼎元〈紀水沙連〉以傳說中的仙山表達讚嘆：

山青水綠，四顧蒼茫，竹樹參差，雲飛鳥語；古稱蓬瀛，不是過也。……。嗟乎！萬山之內，有如此水；大水之中，有此勝地。浮田自食，蟒甲往來，仇池公安足道哉！武陵人悞入桃源，余曩者嘗疑其誕；以水沙連觀之，信彭澤之非欺我也。<sup>36</sup>

藍鼎元以「山青水綠，四顧蒼茫，竹樹參差」描寫遼闊清幽的山水，以「雲飛鳥語」襯托山水的寧靜，簡單幾筆勾勒出「蓬瀛」美景，蓬瀛，即《史記·封禪書》所謂「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蓬萊、瀛州」之省稱；他接著描述當地原住民「浮田自食，蟒甲往來」時，想起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還說「嘗疑其誕」，但是「以水沙連觀之，信彭澤之非欺我也」。這種將水沙連比擬桃花源的說法，黃叔璥也曾以七絕表達相同的觀點：「此境若非番社異，武陵洞口認花蹊」<sup>37</sup>，詩中認為若非此地是原住民區域，真的以為是從武陵山洞進入桃花源了。

道光三年（1830），鄧傳安〈遊水裏社記〉詳述他「刺舟而遊」的日月潭印象：

清深見沙，游鱗往來倏忽。時已初冬，四山青葱如夏。滿潭皆菱芡，浮水白蓮如內地之六月菊。自北而南，艤舟山後。攝衣披草而登，不數十步，見美人蕉一畝，又見萬年菊一畝，紅黃相映，俱是蔓生。木果亦天成，石榴已殘、林檎尚可食。風清雲澹、鳥語花

<sup>36</sup>藍鼎元《東征集》（《臺灣文獻叢刊第十二種》），頁 86。

<sup>37</sup>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水沙連社〉三首之一，頁 124。

香，怡愕忘疲，……。從舟中望傍嶼之寮，懸髑髏累累；據稱馘自北港之野番。……。十里如畫，四時皆春，置身其間，幻耶？仙耶？真耶？凡耶？<sup>38</sup>

此文可分二部分說明：

一是美景印象，鄧傳安坐上鱗甲遊潭，眼前所見，四周山色青翠，水色分明清澈，潭中有游魚、菱芡、白蓮；上岸後看到美人蕉、萬年菊，紅黃相映，石榴已殘、林檎尚可食，置身鳥語花香中，令人忘疲。

二是獵首印象，鄧傳安從船中看到傍嶼之寮「懸髑髏累累」，據說是「馘自北港之野番」；《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也記載雍正四年，北路參將何勉等「入南港水裏湖，擒獲骨宗父子三人，搜出藏貯頭顱八十五顆。既復擒獲兇黨阿密氏麻著等二十餘番，亦搜出頭顱無數」<sup>39</sup>，二文皆反映出水沙連社有獵首習俗。原住民獵首懸掛的習俗，明末，陳第〈東番記〉已然提及：「所斬首，剔肉存骨，懸之門，其門懸髑髏多者，稱壯士」<sup>40</sup>。這種獵首貯藏、懸門的習俗，日本人類學者鳥居龍藏歸為「婆羅洲型」，菲律賓、婆羅洲、印尼Seram島也都有這種習俗。<sup>41</sup>

但是，清代文獻中，並非只有原住民有

<sup>38</sup>鄧傳安《蠡測彙鈔》，頁 33-34。

<sup>39</sup>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七四種》），頁 477。文中「入南港水裏湖」，周璽《彰化縣志》作：「入南港水裏湖『社』」，頁 362。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將水沙連諸社分為南、北港：水沙連社地處大湖之中，屬番二十餘，水沙連、集集、決里、毛碎、密蠻、木靠、木武郡，又子黑社、佛子希社（亦木武郡轄）、挽鱗、倒咯、大基貓丹、蛤里爛等社，名為南港。加老望埔、描里眉、斗截、平了萬、致務、倒咯嚶、眉加碟、望加臘、福骨、描里八、描里旺、買槽無老等社，名為北港。頁 123。

<sup>40</sup>陳第〈東番記〉，收入沈有容《閩海贈言》（《臺灣文獻叢刊第五六種》），頁 25。

<sup>41</sup>鳥居龍藏將獵頭分為「婆羅洲型」及「菲律賓型」：「婆羅洲的土人，是因為心裡想要人頭，才有獵頭的行為。菲律賓的土人，是因結婚之前必須準備人頭，才去獵頭」。鳥居龍藏原著、楊南郡譯註《探險台灣》（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6），頁 206。

獵首習俗，亦有漢人殺番賣肉之事，如光緒二十一年（1895），《臺灣日記與稟啟》說：

埔里所屬有南番，有北番。南番歸化久，出亦不滋事。北番出，則軍民爭殺之；……。民殺番，即屠而賣其肉；每肉一兩值錢二十文，買者爭先恐後，頃刻而盡；煎熬其骨為膏，謂之「番膏」，價極貴。官示禁，而民亦不從也。<sup>42</sup>

此條資料呈現出埔里南北番之對比：「南番」歸化久，出亦不滋事；「北番」出，軍民爭殺之，且賣肉熬骨。此說與〈番俗六考〉評論水沙連南北港原住民的行為相近：「南港之番，居近漢人，尚知有法；而北港之番，與悠武乃等社野番接壤，最為凶頑」<sup>43</sup>。可見，終清一世，部分的漢原衝突與仇殺並未獲得化解。

光緒元年（1875），方濬頤〈臺灣地勢番情紀略〉描寫水沙連美景，文筆簡潔，觀察獨到：

水沙連谷地近彰化，潘偉如方伯曾至其地。云山水靈奇，人物秀美，清風徐來，芬馨四溢；時則白菡萏盛開，花瓣一痕金線如畫，儼入桃源。<sup>44</sup>

此文轉述潘偉如親臨水沙連的觀感：所謂「山水靈奇」，意近前引「海外別一洞天」（《諸羅縣志》）、「古稱蓬瀛，不是過也」（藍鼎元〈紀水沙連〉）之讚嘆；而「人物秀美」則與郁永河〈番境補遺〉說：「番婦亦白皙妍

<sup>42</sup>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一種》），頁 31-32。

<sup>43</sup>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六，頁 123。

<sup>44</sup>收入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附錄二」（《臺灣文獻叢刊第三〇八種》），頁 74。

好」<sup>45</sup>相呼應；「清風徐來，芬馨四溢」二句有嗅覺流動之感，此芬馨來自荷花盛開；而「花瓣一痕金線如畫」句，更是細寫白荷之美，文末結以「儼入桃源」，亦同藍鼎元「信彭澤之非欺我也」之意。

上引描寫日月潭之文，僅鄧傳安〈遊水裏社記〉提及觸躄懸門，其餘皆是先述美景，再附以讚美之詞——海外洞天、古稱蓬瀛、儼入桃源，反映出清代文獻中的日月潭印象，既是令人神往的海外桃源，也隱含恐怖獵首習俗。

### 參、水沙浮嶼嶼頂禁忌

日月潭中的小島，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稱為「光華島」，民國八十九年，正名為Lalu（拉魯島），邵語「心中聖島」。<sup>46</sup>此島在清代文獻中另有其名，既看到漢人的島嶼印象，也重現邵族的聖島禁忌。

#### 一、島名流變

康熙三十六年(1697)，〈番境補遺〉「水沙廉」條說：「其地四面高山，中為大湖，湖中復起一山」<sup>47</sup>，此時，此「山」尚無名稱。康熙五十六年(1717)，《諸羅縣志》「水沙浮嶼」條記載日月潭的週邊環境與潭水面積：

**水沙連四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入潭，廣可八、九里，曲屈如環團二十餘里。水深多魚，中浮一嶼。<sup>48</sup>**

所謂「水沙浮嶼」，源於水沙連四周是高山，溪流自山口匯入為潭，中浮一嶼而得名。此嶼在道光十年(1830)，《彰化縣志》「珠潭」

條有了新的名稱：

**珠潭，沙連日月潭也。四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入潭，廣八、九里，屈曲如環。水深多魚，中浮一嶼，曰珠仔山。<sup>49</sup>**

此條稱日月潭中之島為「珠仔山」，同書「山川」解釋命名「珠仔山」源於「狀若球」<sup>50</sup>。同治年間，《臺灣府輿圖纂要》說日月潭「四圍層巒疊翠，中一嶼為珠山」<sup>51</sup>，是將「珠仔山」簡稱「珠山」。

總之，日月潭中的小島，其命名過程是：清初，從不知其名到就地名概稱水沙浮嶼；中晚期，再因外形而命名珠仔山、珠山。

#### 二、嶼頂禁忌

〈番境補遺〉說水沙連「湖中復起一山，番人聚居山上」；二十年後，《諸羅縣志》對「番人聚居山上」的印象，有進一步的描述：

**（水沙連潭）中突一嶼，番繞嶼以居，空其頂；頂為屋，則社有火災。<sup>52</sup>**

水沙連原住民繞岸而居，空出山頂，理由是「頂為屋，則社有火災」，這是當地住民的禁忌。此段說法，藍鼎元〈紀水沙連〉有更詳細的描述：

**番繞嶼為屋以居，極稠密。獨虛其中為山頭，如人露頂然。頂寬平，甚可愛。詢其虛中之故，老番言自昔禁忌，相傳山頂為屋，則社有火災，是以不敢。<sup>53</sup>**

<sup>45</sup>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56。

<sup>46</sup> 達西烏拉彎·畢馬《邵族神話與傳說》（臺中市：晨星出版公司，2003），頁 77。

<sup>47</sup>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55。

<sup>48</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古蹟」，頁 284-285。

<sup>49</sup> 周璽《彰化縣志》「珠潭」，頁 21。

<sup>50</sup> 周璽《彰化縣志》「山川」，頁 6。

<sup>51</sup> 《臺灣府輿圖纂要》（《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八一》），頁 70。

<sup>52</sup>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85。

<sup>53</sup> 藍鼎元《東征集》，頁 86。



較之《諸羅縣志》，此段補述者三：一是人多，《諸羅縣志》僅說：「番繞嶼為屋以居」，此文補述「極稠密」，可見住戶頗多。二是山頂，《諸羅縣志》僅說：「空其頂」，故不知山頂是何樣貌；此文增述山頂形貌：「如人露頂然，頂寬平，甚可愛」，乃為親臨山頂所見；隔年，黃叔瓚「員頂淨明傍作屋」<sup>54</sup>詩句之「員頂淨明」，亦指空曠明亮的山頂。三是採錄，《諸羅縣志》僅說：「頂為屋，則社有火災」，未言何人所說；但藍鼎元「詢其虛中之故」，反映出追根究底的精神，而「老番言自昔禁忌」四句，即為田野調查的內容：此禁忌源於「自昔」之「相傳」。

道光三年（1823），鄧傳安〈遊水裏社記〉敘述他登島後的今昔之感：

鹿洲所云：番黎繞嶼為屋以居、架竹木水上藉草承土為浮田以耕者，府志亦載之，今皆不見；但見度木水中，傍嶼結寮為倉，以方箱貯稻而已。……。欲躡山頂以得寥廓之觀，而草深樹密，無路可尋，悵悵而反。<sup>55</sup>

此段先引藍鼎元〈紀水沙連〉與府志記載，都說島上有原住民的住家與浮田，但此情形「今皆不見」，即至遲在道光初，邵族已不住在島上。文中沒有提及山頂禁忌，但從藍鼎元說「頂寬平，甚可愛」，百年後，鄧傳安「欲躡山頂」，已是「草深樹密，無路可尋」——或許這是「禁忌」的應現，卻也是邵族在漢原耕地衝突中流失家園的寫照。

### 肆、日月潭底茄苳樹精傳說

道光十年（1830），《彰化縣志》「水裏社潭」條，先說一名「日月潭」，次述水色與面

<sup>54</sup>黃叔瓚《臺海使槎錄》〈水沙連社〉三首之一：「水沙連在萬山中，一嶼環湖映碧空；員頂淨明傍作屋，渡頭煙火小舟通」，頁124。

<sup>55</sup>收入鄧傳安《蠡測彙鈔》，頁33-34。

積，接著採錄一則潭底茄苳樹精傳說：

潭底有大茄苳樹一株，水清可見。故老相傳：雍正間，巡道吳昌祚討生番骨宗，屢圍莫獲，吳乃相地勢，砍茄苳，骨宗始就擒。或曰：骨宗即茄苳樹精。<sup>56</sup>

茄苳樹並非水生植物，之所以讓人有「潭底有大茄苳樹」的印象，應與此樹「性極堅重，入水經久不朽」<sup>57</sup>的特質有關。這樣的特質也在《諸羅縣志》的劍潭傳說中出現：「潭之畔有加冬樹，高聳障天，圍合抱。相傳荷蘭開鑿時，插劍於樹，樹忽生皮，包劍於內，不可復見」<sup>58</sup>，傳說中神奇的茄苳樹，反映出荷蘭人曾經開墾臺灣的史實。茄苳樹精傳說則是雍正年間漢原衝突的轉化。

#### 一、傳說的歷史背景

《彰化縣志》「水裏社潭」條「巡道吳昌祚討生番骨宗」句，據乾隆七年（1742）《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的記載：「（雍正）四年，水沙連社兇番骨宗等戕殺民命，總督高其倬遣臺道吳昌祚等討之，尋擒賊正法」，並附錄說明事件始末：

水沙連，舊為輸餉熟番，朱逆亂後，遂不供賦。其番目骨宗等，自恃山谿險阻，屢出殺人。迨雍正四年，復潛踪出沒，恣殺無忌。九月，總督高其倬檄臺道吳昌祚到省，面詢情形，授以方略，……。（十月）入南港水裏湖，擒獲骨宗父子三人，搜出藏貯頭顱八十五顆。既復擒獲兇黨阿密氏麻著等二十餘番，亦搜出頭顱無數，皆押回軍前，解省伏

<sup>56</sup>周璽《彰化縣志》，頁17-18。文中「吳『冒』祚」，應作「昌」，同書「雜識志」，頁361-362。

<sup>57</sup>周璽《彰化縣志》「物產志」，頁327。

<sup>58</sup>周鍾瑄《諸羅縣志》「古蹟」，頁285。文中之「加冬」，尹士俚《臺灣志略》（頁318）、《淡水廳志》作「茄冬」（頁342），《彰化縣志》作「茄苳」（頁17）；本文行文時，統整為「茄苳」；引文時，依該書原文。

誅。於是南、北港二十五社畢服，依舊輸課，水沙連平。<sup>59</sup>

此條有待說明的議題有三：

一是「舊為輸餉熟番」句：就輸餉而言，〈蕃俗六考〉詳載通事入水沙連內山辦理納餉的地點、項目與時間：水沙連社地處大湖之中，屬番二十餘社，通事築寮於加老望埔，置煙、布、糖、鹽諸物，以濟土番之用；售其鹿肉皮筋等項，以資課餉。每年五月弔社，七月進社，共計十箇月，可以交易、完課。<sup>60</sup>就熟番而言，康熙三十二年，稱水沙連思麻丹社是「新附生番」<sup>61</sup>，而此條稱之「熟番」，據《諸羅縣志》「番俗」之解釋：「內附輸餉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曰野番」<sup>62</sup>，亦即，「『生』與『熟』是以『受教化』（漢化）與『歸附納餉』之有無為判準」<sup>63</sup>，「生、熟番之別主要在於漢化的深淺，而不在於種族的不同」<sup>64</sup>。

二是「朱逆亂後，遂不供賦」二句，據〈蕃俗六考〉記載：

康熙六十年，阿里山、水沙連各社乘亂殺通事以叛。六十一年，邑令孫魯多方招徠，示以兵威火礮，賞以煙布銀牌。十二月，阿里山各社土官毋落等、水沙連南港土官阿籠等就撫。雍正元年正月，水沙連北港土官麻思

來等亦就撫。<sup>65</sup>

所謂「各社乘亂殺通事」，是指阿里山、水沙連各社因不滿漢通事的橫徵暴斂，乘「朱一貴抗清事件」，殺死通事以表達對通事視番愚魯可欺的不滿。<sup>66</sup>不過，雍正元年前後，諸羅縣令孫魯已藉由兵火物質，先後使阿里山、水沙連南北港等土官就撫。這是茄苳樹精傳說中「巡道吳昌祚討生番骨宗」的前因，但此二人皆未被提及。

三是「其番目骨宗等，……，解省伏誅」等句，這是骨宗事件的始末。從浙閩總督高其倬的奏摺，可知雍正元年之後，水沙連原住民並未臣服：「自臺灣匪變，水沙連社各處之番公然叛抗，平臺之後，有原納番餉銀共三百一兩五錢，竟分厘不納」，雍正三年八至十月，四年二、三、四、六月，庄民、房屋、耕牛「燒殺疊疊」，因此「須示以兵威、懲其首惡，令認賦餉」<sup>67</sup>。十月，高其倬與福建巡撫毛文銓，調臺廈道副使吳昌祚到福建省，詳問熟商，委吳昌祚料理勸撫之事，北路營參將何勉協同。<sup>68</sup>雍正五年，高、毛二人說明勸辦情形：兇番骨宗等，經臺灣道吳昌祚已委員押解到省會審，據各供骨宗為首，阿密氏貓著領帶眾番焚殺，情罪最重，欲將骨宗、貓著二犯押解至北路番子山口原行兇之處正法示眾。<sup>69</sup>文中「押解到省」之

<sup>59</sup>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七四種》）「祥異」，頁 477。以下府縣志也記載此事：范咸《重修臺灣府志》，頁 559；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661；周璽《彰化縣志》，頁 361-362。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九二種》），頁 200。

<sup>60</sup>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23。通事駐地「加老望埔」，今稱「茅埔」，在南投縣魚池鄉五城村南部，布農語 Karavian，濁水之意。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 第二冊（下）》，頁 522。

<sup>61</sup>周鍾瑄《諸羅縣志》「賦役志」，頁 99-100。

<sup>62</sup>周鍾瑄《諸羅縣志》「風俗志」，頁 154-155。

<sup>63</sup>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24。

<sup>64</sup>潘英《臺灣平埔族史》（臺北市：南天書局，1996.6），頁 31。

<sup>65</sup>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 123。

<sup>66</sup>許木柱、鄧相揚《臺灣原住民史·邵族史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 26。

<sup>67</sup>雍正肆年玖月初貳日，浙閩總督高其倬〈奏報水沙連社番肆惡情形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第七輯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臺灣原住民史料》（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 36-37。

<sup>68</sup>雍正肆年拾月拾參日，浙閩總督高其倬、福建巡撫毛文銓〈奏報剿懲水沙連兇番情形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第七輯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臺灣原住民史料》，頁 38。

<sup>69</sup>雍正伍年肆月初肆日，福建總督高其倬、巡撫毛文銓〈奏報勸辦北路水沙連兇番情形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第七輯 國立故宮博

「省」是指「福建省」<sup>70</sup>，也就是說，清廷是將骨宗等押解到福建省會審後，再將骨宗、貓著二人押回臺灣府「北路番子山口」正法示眾。

綜合上述，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件後，水沙連各社不納餉銀、燒殺疊疊，浙閩總督為了「示以兵威、懲其首惡，令認賦餉」，委臺廈道吳昌祚「總行料理一切勦撫之事」；戰敗受審的原住民「各供骨宗為首」，雍正五年，押解至原行兇處正法。此即《彰化縣志》茄苳樹精傳說中「巡道吳昌祚討生番骨宗」始末。水沙連社頭目骨宗率領族人抗清，雖然不敵大軍壓境，兵敗身亡，但其「屢圍莫獲」的矯捷身影，已成為當地父老津津樂道的傳奇。

## 二、茄苳樹精傳說的變異

1917年，《日月潭》採錄的邵族傳說是茄苳樹故事，雖說此時是民國六年，但口述者不可能隨朝代變革而喪失早期記憶，因此，視之為晚清時期的茄苳樹精傳說。節錄如下：

清康熙三十年，水社湖東北方突然在一夜間長出一棵巨大的茄苳樹，樹圍有二丈餘，樹根盤據至十二尺深的湖底，樹梢聳入三百尺高空中，此地的Luhulu族人稱之為神木，此樹堅硬刀斧不入。某蕃婦懷了神木的種，產下男嬰，長大後體格超群，身長九尺，臂力出眾，紅顏多鬚，眾人推舉為「蕃王」。台灣巡撫遣縣丞調查傳聞的真假。縣丞據實以報，巡撫遂派遣一哨之兵來神木附近駐圍，

日夜砍伐，可是，枝幹都未留下刀鋸之痕。巡撫敬備茶果，求神傳授砍樹之法。該晚，巡撫獲靈夢說，該棵茄苳樹是吸收天地日月精華的精靈，有千年之齡，先用針扎刺樹皮，再塗黑狗血，最後以利鋸鋸之，即能將大樹伐倒。巡撫依據靈夢指引，再度伐樹，須臾間鋸倒大樹。那一天，蕃王也投湖殉身。至今，社人仍深信此故事是真的。<sup>71</sup>

與《彰化縣志》相較，《日月潭》的茄苳樹精故事特色有三：一是以身分代替人名，故事中沒有清代官員與原住民頭目的名字，代以雙方的身分——「台灣巡撫」與「蕃王」，「巡撫」之職是總攬全省民政，而臺灣於光緒十三年建省，可見此傳說之採錄是在光緒十三年之後。二是神化茄苳樹精，先說茄苳樹一夜之間長成參天巨樹且刀斧不入；次藉母懷神木之子，孕育出體格超群出眾的「蕃王」；再藉巡撫求神之夢，印證茄苳樹是吸收天地日月精華的精靈。三是深具民俗色彩，《彰化縣志》中巡道吳昌祚「屢圍莫獲，吳乃相地勢，砍茄苳」的情節，變成巡撫派兵砍樹無效，只好求助於神，並依靈夢指引，先後使用針、狗血、鋸子，終於將樹砍下。

最後，補述 2002 年出版的〈大茄苳〉，傳說骨宗成敗與邵族興亡的故事，並總結從清迄今的茄苳樹精傳說的流變：

日月潭邊有一棵大茄苳樹，上面住著邵族最高的祖靈巴薩拉，一片樹葉代表一個人。三百多年前，頭目骨宗率領族人征討，成為水沙連最強的族群。有一天，骨宗率領族人抵

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臺灣原住民史料》，頁 57-58。

<sup>70</sup>清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廷正式將臺灣收入版圖，行政區域變遷分為建府及建省二時期。建府時期，即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光緒十二年，此間隸屬福建省。郭海鳴、王世慶纂修《臺灣省通志稿》第十冊「政事志行政篇」（臺北市：捷幼出版社，1957.6 初版，1999 再版），頁 2。

<sup>71</sup>邵族「概況及沿革」說：「邵族是距今一百三十七年前，大約乾隆四十五年左右從嘉義大埔遷徙而來」，接著轉載《日月潭》之沿革、傳說等，據此推算《日月潭》採錄時間應為 1917 年前。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1919）、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第六冊布農族前篇》，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2008.05），頁 172-173。

抗漢人向內山拓墾，漢人打聽到大茄苳樹的傳說，趁著骨宗出外征伐，用鋸子把樹鋸倒，用長銅針釘住樹頭，潑上狗血，再以大銅蓋覆蓋樹頭。不久，就遭到瘟疫的侵襲，樹林被漢人墾為水田，只好遷到日月潭其他地方。<sup>72</sup>

從清迄今，苳樹精傳說日趨豐富生動，綜述情節異同如下：

一是漢原衝突，《彰化縣志》僅言「巡道吳昌祚討生番骨宗」，未明原委。《日月潭》先說神木之子體格超群，被推為「蕃王」，再說台灣巡撫派兵伐樹、求神指引；但未說為何出征，給人出師無名之感。〈大茄苳〉則站在原住民的立場，言骨宗率領族人征討，源於「抵抗漢人向內山拓墾」。

二是過程與結果，《彰化縣志》的記載是：經吳昌祚討伐後，骨宗就擒伏誅；《日月潭》採錄臺灣巡撫依靈夢指引方式砍樹，樹倒當天，蕃王殉湖；這二則故事都是止於樹倒人亡。〈大茄苳〉說漢人用四種器物，防止骨宗復活，新增不久族人遭到瘟疫、漢人墾田，只好遷移他地等情節，反映出骨宗死後，邵族逐漸勢弱因而流離他地的現象。

三是古今名稱，清代的《彰化縣志》以「生番」稱骨宗，日治初期的《日月潭》稱「Luhulu 族」，當代〈大茄苳〉則稱「邵族」，反映出這群生活在日月潭週邊的部族，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稱呼。

## 伍、水沙連茶之療效與消長

六朝時期，《博物志》說：「飲真茶令人少眠」，《述異記》說：「巴東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誦無忘」<sup>73</sup>，

<sup>72</sup>簡史朗《日月潭的長髮精怪》，頁 77。

<sup>73</sup>分見：(晉)張華《博物志》(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83.4 五版)卷二；(南朝)任昉《述異記》，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68)，頁 18。

可見茶在當時已非單純飲品，它具有不眠、誦無忘的功能。清初，《諸羅縣志》「外紀」記載「水沙連茶」之功效，異於六朝所述，此後文獻略有異同，分述如下。

### 一、茶葉具多元療效

康熙五十六年(1717)，《諸羅縣志》將水沙連茶列在「物產志、貨之屬」，可見，此茶在清初已屬於經濟作物；同書「外紀」則有更詳細的記載：

水沙連內山茶甚夥，味別，色綠如松蘿。山谷深峻，性嚴冷，能卻暑消脹。然路險，又畏生番，故漢人不敢入採，又不諳製茶之法。若挾能製武夷諸品者，購土番採而造之，當香味益上矣。<sup>74</sup>

此條依序記錄水沙連茶的地理位置、味道、顏色、環境、性質、功效與發展建議等，可謂言簡意賅。所謂水沙連內山，「廣義上泛指南投縣埔里、魚池、水里、集集、鹿谷、竹山一帶的山嶺」<sup>75</sup>，這些地點至今仍是臺灣有名的茶葉產地。五年後來臺的藍鼎元也稱讚水沙連茶「能解暑毒，消腹脹，亦佳品云」<sup>76</sup>。

事實上，茶具「卻暑」之效，早在明朝《廣博物志》「茅君」條已有記載：

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於手巾內解茶葉一葉與客。食之，五內清涼，茅君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眾僊食之以當飲。」<sup>77</sup>

此條言在大熱天時，茅君解一片茶葉給訪

<sup>74</sup>周鍾瑄《諸羅縣志》，頁 295；文中「卻『暑』消脹」，應「暑」。

<sup>75</sup>洪英聖《畫說乾隆台灣輿圖》(南投：文建會中部辦公室，1999.8)，頁 105。

<sup>76</sup>藍鼎元〈紀水沙連〉，收入《東征集》，頁 86。

<sup>77</sup>(明)董斯張《廣博物志》(臺北市：新興書局，1972)，頁 3526。

客，食後覺得「五內清涼」，茅君解釋說：這是蓬萊山穆陀樹葉「眾僊食之以當飲」，文中的茶葉不但能解暑，更是仙人的飲品。

乾隆元年（1736），《臺海使槎錄》先描述水沙連茶的生長環境，再記載其功能與商討焙製之事：

**水沙連茶，在深山中。眾木蔽虧，霧露濛密，晨曦晚照，總不能及。色綠如松蘿，性極寒，療熱症最效。每年，通事於各番議明入山焙製。<sup>78</sup>**

所謂「每年，通事於各番議明入山焙製」，據同書〈蕃俗六考〉所記，通事入山時間是「每年五月弔社，七月進社」<sup>79</sup>，從《諸羅縣志》說「路險又畏生番，故漢人不敢入採，又不諳製茶之法」，到此條說「通事於各番議明入山焙製」，可見水沙連茶的品質有逐年提升的現象。

乾隆三十年（1765），《小琉球漫誌》「水沙連茶」條，既存舊說，也有新採錄：

**水沙連山在諸羅縣治內，有十番社。山南與玉山接，大不可極。內山產茶甚夥，色綠如松蘿。山谷深峻，性嚴冷，能卻暑消瘴。然路險且畏生番，故漢人不敢入採。土人云：凡客福州會城者，會城人即討水沙連茶，以能療赤白痢如神也。<sup>80</sup>**

此條首句先述水沙連山隸屬諸羅縣治，「有十番社」三句，節錄《諸羅縣志》「山川」；「內山產茶甚夥」七句，節錄同書「外紀」<sup>81</sup>；

<sup>78</sup>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62。

<sup>79</sup>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23。

<sup>80</sup>朱仕玠《小琉球漫誌》（《臺灣文獻叢刊第三種》），頁54。

<sup>81</sup>異文是：《諸羅縣志》之「消『脹』」，《小琉球漫誌》

最後「土人云」四句，則採錄當地人的說法：凡是到福州會城作客，會城人就向他們要水沙連茶，因為此茶「療赤、白痢如神」。「療赤、白痢如神」既反映出水沙連茶的療效盛名遠播，也側面呈現出福州會城民眾曾以此茶作為治療痢疾的偏方。

## 二、茶葉產銷的消長

清康熙到乾隆之間的文獻，呈現出水沙連茶具有卻暑消脹、療痢如神的效能；從道光十年（1830），《彰化縣志》收錄陳學聖〈水沙連〉詩，則可知水沙連茶的價值：

**品茶誰譜水沙連，辟暑亦供石鼎煎。廿四社番阿堵處，追幽鑿險利無邊。<sup>82</sup>**

此詩值得注意的議題有二，一是「廿四社」：《諸羅縣志》言水沙連內山有十社，《臺海使槎錄》說水沙連有二十餘社，《續修臺灣府志》、《彰化縣志》皆記載木武郡社等廿四社，歸化生番所居，<sup>83</sup>呈現出清廷逐漸掌握水沙連原住民族。二是「利無邊」：清初，水沙連茶已屬於經濟作物，惟不知效益多大；但從此詩尾句言人民所以冒死「追幽鑿險」，可知其因在於「無邊」的利益。

同治十年（1871），《東瀛識略》對於水沙連茶的印象，有異於前人的觀察：

**黃玉圃觀察赤埃筆談言：「水沙連產茶，在深山中，眾木蔽虧，霧露濛密，晨曦晚照，總不能及；色綠如松蘿，性極寒，療熱證最**

作「消『瘴』」。鑒於藍鼎元〈紀水沙連〉說水沙連茶能「消腹脹」，意同《諸羅縣志》，因此，應是「消脹」。<sup>82</sup>周璽《彰化縣志》「藝文志」，頁491。

<sup>83</sup>周鍾瑄《諸羅縣志》，頁9；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123；《續修臺灣府志》，頁82；周璽《彰化縣志》，頁52。所謂「歸化生番」：「係生番中一類，指未漢化僅輸餉不應徭的歸化番」，潘英《臺灣平埔族史》（臺北市：南天書局，1996.6），頁24。

效」。昔游臺郡，未之見也。……。比聞臺北居民，亦多以茶為業，新闢埔地，所植尤繁，其味不減武夷；無齒及水沙連者矣。……。辛未十月又識。<sup>84</sup>

此條資料，須說明者有四：

一是黃玉圃其人其文：玉圃，黃叔璥之字<sup>85</sup>，所引〈赤崁筆談〉言水沙連茶之事出自《臺海使槎錄》卷三。

二是「昔游臺郡，未之見也」二句，從丁紹儀自序可知此「昔」是指道光二十七年（1847）<sup>86</sup>，即當時他在市面上已看不到水沙連茶，上距《小琉球漫誌》（1765）說：「凡客福州會城者，會城人即討水沙連茶」，約過了八十二年。這段間，是臺灣人已不喝茶？或被其他茶取代？此條下段敘述有了答案。

三是「比聞臺北居民，亦多以茶為業」二句；所謂「比聞」，從末句「辛未十月又識」，可知補述時間為同治十年（1871）；從同年出刊的《淡水廳志》說：「淡北石碇、拳山二堡，居民多以植茶為業」<sup>87</sup>，可知丁紹儀所稱的「臺北」確切的說是指「石碇、拳山二堡」。臺北茶葉所以引起丁紹儀的關注，可從《臺陽見聞錄》記載同治年間茶葉出口逐年遞增的盛況獲得解釋：自同治二年起，淡水滬尾、雞籠二口，與外國通商，查考滬尾海關冊，同治七年出口茶 3961 石，八年出口茶 5969 石，九年出口茶 10540 石。<sup>88</sup>光緒二十年代，〈臺遊筆記〉也記錄臺北茶葉之產銷，造成商人與茶農互蒙其利的榮景：基隆居民大都種茶為業，洋商所集之處曰大稻埕，為茶莊

大市，每年三月至十月止，婦女赴莊揀茶者，日有三、四千名。<sup>89</sup>也就是說，自從同治一、二年，滬尾、雞籠先後設海關<sup>90</sup>，與外國直接通商後，茶莊大市出口的是產自「大坪山、大屯山、南港仔山及深坑仔內山」<sup>91</sup>的茶，而非水沙連茶。

四是「無齒及水沙連者矣」句：此說似將水沙連茶打入冷宮，但是，光緒十七年（1891），《臺陽見聞錄》「水沙連茶」條仍提及此茶，可謂水沙連茶療效之集大成：

水沙連在今埔裏廳治內，有十番社。山南與玉山接，大不可極。內山產茶甚夥，色綠如松蘿。山谷溪峻，性嚴冷，能卻暑、消瘴。然路險，且畏生番，故漢人不敢入採。土人云：凡客福州會城，人即討水沙連茶，以能療赤、白痢如神也。惟性極寒，療熱症最效，能發痘。<sup>92</sup>

前半摘錄自《小琉球漫誌》「水沙連茶」條，具有卻暑、消脹、療赤白痢等功效；末二、三句「惟性極寒，療熱症最效」摘錄自《臺海使槎錄》；末句「能發痘」則為新增。可見，丁紹儀對於水沙連茶之見聞：「昔游臺郡，未之見也」、「無齒及水沙連者」，並非全為紀實。

總之，清代文獻中的水沙連茶印象有前後期之分：從清初到中葉，藉著水沙連茶重現山谷深峻、霧露濛密的環境，造就了消暑

<sup>84</sup>丁紹儀《東瀛識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二種》），頁 63。

<sup>85</sup>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五種》）「職官志·列傳」，頁 141。

<sup>86</sup>丁紹儀《東瀛識略》「自序」：「道光丁未秋，余以歸妹至彰化，……，勾留者八閱月」。道光丁未，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

<sup>87</sup>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種》）「賦役志·茶釐」，頁 114。

<sup>88</sup>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三十種》）「茶釐」，頁 71。

<sup>89</sup>闕名〈臺遊筆記〉，收入《臺灣輿地彙鈔》（《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六種》），頁 102-104。「弁言」說明此文寫作時間：作者未詳其姓氏，但知其遊臺的時間則在光緒十七年劉銘傳離任之後，此記對於光緒二十年代後期臺北與基隆的社會狀況，頗有描繪。

<sup>90</sup>陳培桂《淡水廳志》「賦役志·關榷」，頁 109。

<sup>91</sup>陳培桂《淡水廳志》「物產考」，頁 336。

<sup>92</sup>唐贊袞《臺陽見聞錄》，頁 157。明顯異文是將《小琉球漫誌》首句「在諸羅縣治內」，改為新行政區名「埔裏廳治」。據郭海鳴、王世慶纂修《臺灣省通志稿》第十冊「政事志行政篇」：光緒元年新設埔裏社廳，頁 6。

解脹、療熱症、赤白痢的茶品；而每年通事入山與原住民協調焙製之事，一百多年後，其成果是明確掌握原住民社群數與造就茶葉龐大的利益。晚清的水沙連茶印象，呈現出兩極化：一是鮮被提及，提及者言其功能又集清代之大成。

### 陸、結語

綜合上述，清代文獻中的「水沙連」，有廣狹義之分，泛指幅員遼闊的水沙連者如：《諸羅縣志》言水沙連內山有十社，《彰化縣志》記載木武郡社等廿四社在水沙連內；特指水沙連嶼者，如蔣毓英《臺灣府志》記載木排田在「水沙連社」，〈蕃俗六考〉說「水沙連社地處大湖之中」。

清初，〈番境補遺〉盛讚水沙連山水是「番社形勝無出其右」，《諸羅縣志》稱潭中之島為「水沙浮嶼」；中葉，《彰化縣志》說日月潭又稱珠潭、水裏社潭，〈遊水裏社記〉解釋命名日月潭源於「水分丹、碧二色」。清代人士印象中的日月潭，既是令人神往的海外桃源，也隱含恐怖的獵首習俗。

與日月潭相關的禁忌與傳說有嶼頂禁忌與潭底傳說。前者的變化是：清初，原住民環繞水沙連嶼居住，嶼頂寬平可愛，因禁忌故空之；百年後，卻是「草深樹密，無路可尋」，這是邵族在漢原耕地衝突中流失家園的寫照。後者產生的背景與流變是：雍正四年，發生「骨宗事件」，府縣志亦詳載吳昌祚討伐骨宗始末；中葉，《彰化縣志》將此史事轉化成日月潭底的茄苳樹精傳說，呈現出統治者以武力優勢震攝在地抵抗的弱勢者。當代〈大茄苳〉以邵族立場，言骨宗率領族人征討，源於「抵抗漢人向內山拓墾」，重現漢族與原住民的生存競爭。

清代文獻中的水沙連茶有前後期之分：從清初到中葉，藉著水沙連茶重現山谷深峻、霧露濛密的環境，造就消暑解脹、療熱症、赤白痢如神的茶品，掌握原住民的社群，並勾勒漢民冒險逐利的形象。晚清，因通商口岸設在北部，出口的是大坪山等地茶茶，因而少提及水沙連茶，映照出清代臺灣中、北部茶葉產銷的消長。

附表：水沙連印象流變表

	耕田	獵首/賣肉	嶼頂禁忌	茄苳樹精傳說	水沙連茶療效/消長
蔣毓英 《臺灣府志》 (1684)	木排田：以大木連排盛土，浮水上耕種其中				
《諸羅縣志》 (1717)	浮田：繞岸架木浮水上，藉草承土種稻		番繞嶼以居，空其頂，頂為屋則社有火災		性嚴冷，能卻暑消脹
〈紀水沙連〉 (1722)	浮田：取竹木為桴，架水上，藉草承土種稻		老番言自昔禁忌，相傳山頂為屋，則社有火災		能解暑毒，消腹脹
《臺海使槎錄》 (1736)				康熙六十年，乘亂殺通事以叛	性極寒，療熱症最效

附表：水沙連印象流變表 (續)

	耕田	獵首/賣肉	嶼頂禁忌	茄苳樹精傳說	水沙連茶療效/消長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1742)		擒獲骨宗父子，搜出頭顱八十五顆。復擒獲兇黨，亦搜出頭顱無數		水沙連社兇番骨宗等戕殺民命，吳昌祚等擒賊正法	
《小琉球漫誌》(1765)					能卻暑消瘴，療赤白痢如神
〈遊水裏社記〉(1823)	不見浮田，但見皮木水中，傍嶼結寮，以方箱貯稻	傍嶼之寮，懸觸體纍纍；據稱鹹自北港之野番			
《彰化縣志》(1830)				巡道吳昌祚討骨宗，屢圍莫獲，砍茄苳始就擒。或曰骨宗即茄苳樹精	品茶誰譜水沙連，辟暑亦供石鼎煎。廿四社番堵處，追幽鑿險利無邊
《東瀛識略》(1871)					臺北居民多以茶為業，無齒及水沙連者
《臺陽見聞錄》(1891)					能卻暑消瘴；療赤白痢如神；療熱症最效，能發痘
《臺灣日記與稟啟》(1895)		北番出，軍民爭殺之，賣其肉熬其骨為膏			

### 參考文獻

- 丁紹儀(1873)。東瀛識略。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譯)(2008)。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原作者：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原著出版年：1919)
- 朱仕玠(1765)。小琉球漫誌。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任昉(1968)。述異記。百部叢書集成。臺北市：藝文印書館。(原著出版年代：南朝)
- 沈有容(1629)。閩海贈言。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周婉窈(1998)。臺灣歷史圖說。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
- 周鍾瑄(1717)。諸羅縣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周璽(1830)。彰化縣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郁永河(1697)。裨海紀遊。臺北市：臺灣大



- 通書局。
- 洪英聖（1999）。**畫說乾隆臺灣輿圖**。南投市：文建會中部辦公室。
- 洪敏麟（1984）。**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胡傳（1895）。**臺灣日記與稟啟**。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姚瑩（1829）。**東槎紀略**。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唐贊袞（1891）。**臺陽見聞錄**。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許木柱、鄧相揚（2000）。**臺灣原住民史·邵族史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許功明、李昭鈺（2009）。「土地遷移」、「獨木番舟」、「番家杵聲」：日月潭邵族影像部落觀點之主題敘事。**原住民自然人文期刊**，創刊號，234-237。
- 黃叔瓚（1736）。**臺海使槎錄**。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范咸（1747）。**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郭海鳴、王世慶纂修（1957）。**臺灣省通志稿第十冊**。臺北市：捷幼出版社。
- 陳培桂（1871）。**淡水廳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無名氏（1862-1874）。**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張華（1983）。**博物志**。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原著出版年代：晉代）
- 達西烏拉彎·畢馬（2003）。**邵農族神話與傳說**。臺中市：晨星出版社。
- 楊南郡（譯）（1996）。**探險台灣**（原作者：烏居龍藏）。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
- 鄧傳安（1830）。**蠡測彙鈔**。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8）。**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第七輯·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臺灣原住民史料**。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劉良璧（1742）。**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潘英（1996）。**臺灣平埔族史**。臺北市：南天書局。
- 諸家（1683-1894）。**臺灣輿地彙鈔**。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董斯張（1972）。**廣博物志**。臺北市：新興書局。（原著出版年代：明代）
- 簡史朗（2002）。**日月潭的長髮精怪**。臺北市：新自然主義。
- 簡史朗（2005）。**水沙連眉社古文書研究專輯**。南投市：南投縣政府。
- 蔣毓英（1985）。**臺灣府志**。北京市：中華書局。（原著出版年：1684）
- 羅大春（1875）。**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
- 藍鼎元（1722）。**東征集**。臺北市：臺灣大通書局。